

§ 門徒/米羅與阿爾克邁翁

509BC 畢達哥拉斯到克羅頓將近一年，畢達哥拉斯略有名氣，教團也略為成形。此時畢達哥拉斯 61 歲，米羅約 40 歲，阿爾克邁翁 20 歲出頭，是智慧、肉體、理性的三角；希帕索斯是門徒中最具科學精神者，故事將慢慢展開…

§ 米羅

509BC 的春天來得比往年更早。

克羅頓城外的平原已泛起新綠，伊奧尼亞海的風帶著微鹹的濕氣，自南方吹過城牆與體育場。

橄欖樹的銀葉在晨光中翻動，如同低聲的合唱；河道水量漸豐，映出雲影與飛鳥。清晨的運動場上，青年赤足奔跑，腳步與土地的回聲規律而克制，彷彿大地本身在練習某種節拍。

畢達哥拉斯立於屋舍前的庭院中，聽著風穿過柱廊的聲音。

他已在此將近一年，教團的輪廓終於穩定下來：有人守誓，有人離去，也有人在沉默中逐漸站穩。

克羅頓不是薩摩斯，也不是遠方那些充滿神祕與流浪的土地；這裡更嚴謹、更要求秩序，卻也因此容得下「法則」與「比例」的生長。

他感到一種少見的平衡，既非狂喜，也非疲憊，而是如同調準琴弦後的張力。

春天讓萬物顯露方向，而非喧囂本身；同樣地，他知道教團的真正考驗才正要開始。

畢達哥拉斯在心中默默確信：若數與德性能在此地共振，那麼這座城，將成為他此生最重要的一個節點。

克羅頓的清晨總帶著一種奇異的秩序。

港口仍在霧中，市集尚未喧囂，體育場卻已傳來沉重而規律的聲響，沙地被踩實、呼吸被壓低、肌肉在控制中甦醒。這不是戰爭的聲音，而是力量被約束的聲音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體育場外的柱廊陰影中，沒有立刻進入。

他已在克羅頓住了一年。人們已不再把他當作來自東方的怪客，而是尊稱他為「那位立法者式的智者」。他談數、談比例、談靈魂的淨化，也談城邦的節制。

年輕人偷偷模仿他的飲食；貴族婦人聽他談音樂與心性的和諧；而元老們，雖不全然信他，卻已習慣在爭論前先問一句：「若是畢達哥拉斯，會怎麼看？」

然而今天，他來到這裡，不是為了講學。

他在聽。

沙地中央，一名男子正獨自訓練。

那是一種近乎儀式性的舉重。粗糙的石塊被他抱起、停留、再緩緩放下；呼吸與動作完全一致，沒有任何多餘的爆發。每一次重複，都像在測量自身的極限，而非挑釁它。

「那就是米羅。」身旁有人低聲說。

畢達哥拉斯點頭。他早已知道這個名字。



六次奧林匹亞勝者、克羅頓的驕傲、戰場上以肉身穩住陣線的勇士。傳言誇張得近乎神話：他能以單手提起公牛，能讓敵人望見他便心生怯意。

但畢達哥拉斯看到的，不是傳言。

他看到的是節律。

米羅完成最後一次舉重後，並沒有立刻離開。他盤腿坐下，閉上眼睛，雙手自然放在膝上，呼吸逐漸變得悠長而均勻。汗水順著他的脊背流下，卻沒有一絲躁動。

畢達哥拉斯走入場內。

沙地在他腳下發出細微的聲音。米羅睜開眼，抬頭，看見一名身形修長、衣著簡樸、眼神卻極為沉靜的中年人。

兩人對視了一瞬。

米羅率先開口：「你不是來看力量的。」

畢達哥拉斯微笑：「你也不是只在練力量。」

這句話，讓米羅的背脊微微一震。

「大多數人來看我，是為了相信某種誇張。」米羅站起身，拍去手上的沙，
「你卻像是在聽一段音樂。」

「因為你的身體在遵守比例。」畢達哥拉斯說，「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恰到好處。」

米羅沉默了片刻，然後說：「我一直以為，只有音樂家才會說這種話。」

「那是因為他們用弦，你用筋骨。」畢達哥拉斯回答，「本質是一樣的。」

這一次，米羅笑了。

不是勝利者的笑，而是被理解者的笑。

他示意畢達哥拉斯坐下，自己也不再站著俯視對方，而是盤腿坐在沙地上。

「我年輕時，以為力量就是不斷增加。」米羅慢慢說，「後來我發現，只要一個動作超過了某個界線，身體就會背叛你。真正的力量，是知道什麼時候停。」

畢達哥拉斯的目光亮了一下。

「你說的，是我教導年輕人時最難說清的事。」他說，「城邦也是如此。若不知節制，強盛反而會導致崩潰。」

米羅抬頭：「所以你才會在克羅頓講那些——聽起來不像政治，卻比政治更嚴格的東西？」

「因為我不教權力。」畢達哥拉斯回答，「我教如何承受力量。」

這句話，讓米羅久久無言。

他忽然站起來，走到場邊，拿起一件粗布外衣披上，然後回到畢達哥拉斯面前。

「跟我走。」他說。

他們離開體育場，沿著通往城外的小路前行。橄欖樹在晨風中低鳴，遠方的海線泛著銀光。

米羅突然說：「我在戰場上站在最前面，因為我知道，後面的人需要一個不動的東西。」

畢達哥拉斯回答得很慢：「而你自己，是否也需要一個不動的東西？」

米羅停下腳步。

「我一直以為，那是我的身體。」他說，「但它終究會老。」

他轉身，正視畢達哥拉斯。

「你教的，是不是那種不會老的東西？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回答。

他只是說：「我教的是秩序。至於它是否不朽，取決於你是否願意守護它。」

米羅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那我明白了。」他低聲說。

他單膝跪地，不是向神祇，而是向一位人間的導師。

「我不是為了變得更強才追隨你。」米羅說，「我是為了不被力量吞噬。」

畢達哥拉斯伸手扶起他。

「那你不是我的僕人。」他說，「你將是我的守門人。」

風從海上吹來，橄欖葉翻動。

從那天起，克羅頓的人們很快注意到一件事，那位最強壯的人，經常陪伴在畢達哥拉斯身邊。

不是為了保護他免於外敵，而是為了守住一種秩序，不讓它被凡俗的喧囂侵蝕。

§ 阿爾克邁翁

519BC 的春晨，克羅頓的空氣仍帶著夜雨後的清涼。

阿爾克邁翁踏入那座他只在傳聞中聽過的庭院時，第一眼看見的，不是畢達哥拉斯。

而是一名少女。

她立於柱廊的陰影與日光交界處，白衣貼身，髮色如初雪未染塵埃。肌膚明亮得近乎不屬於凡俗，卻並不冰冷；那是一種過於完美的生命狀態，讓醫者本能地察覺，這不是單純的美，而是「異常的和諧」。



阿爾克邁翁的呼吸微微一滯。

他理解身體、熟悉脈搏，見過健康與衰敗的各種邊界，但從未見過這樣的存在，彷彿所有比例都被調校至最精確的位置，沒有多餘，也沒有缺失。

少女轉頭看向他。那一眼，並無羞怯，亦無挑逗，只是靜靜地看。

然而阿爾克邁翁清楚感到：自己的心跳，失去了原本的節律。

就在那一瞬，他聽見身後傳來低沉而穩定的聲音。

「你被吸引了，卻還沒迷失。」

畢達哥拉斯自庭院深處走來，步伐如同已被某種內在比例所約束。

阿爾克邁翁急忙收斂目光，行禮，卻無法否認胸腔中那股突如其來的悸動。

他直言不諱，帶著年輕人特有的誠實與克制：

「我研究自然與身體……但她，」他停頓了一瞬，「不在我理解的範圍內。」



白雪微微一笑。

那笑容裡藏著遠比人類更古老的靈性，卻又甘願披上人形的柔軟。

「那是因為你只研究『如何活著』，」畢達哥拉斯平靜地說，「而她，屬於『為何存在』。」

畢達哥拉斯自然地站在白雪身側，沒有宣示，沒有佔有，卻明確無誤，她是他的伴侶，不是附屬，更不是試煉。

阿爾克邁翁第一次真正明白，自己來拜會的，不只是一位智者。而是一個已經走過誘惑、理解慾望、並將其納入秩序的人。

那天，他離開庭院時，心中多了一道新的傷口。不是因為失去，而是因為第一次知道，有些存在，注定只能被承認，而不能佔有。

§ 肉體與理性的對峙

午後，克羅頓的體育場被春日的陽光照得發白。沙地仍殘留著汗水與橄欖油的氣味，空氣中回蕩著沉重而規律的呼吸聲。

米羅正站在場中央。

他已不再是為證明自己而訓練的年紀。每一次屈膝、抓握、轉身，都像是在重申一件早已被世界承認的事實——力量已在他體內完成結構化。肌肉不張揚，卻如被鍛鐵包裹的秩序；他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克羅頓的安全感。

阿爾克邁翁站在場邊，雙臂抱胸，目光冷靜而專注。

他觀察米羅的不是勝負，而是節律：呼吸的間隔、步伐的重心轉移、發力前那幾乎不可察覺的停頓。

米羅注意到了那道目光。

他走近，影子在沙地上覆蓋住年輕人半個身形，聲音低沉卻不帶敵意：

「你看我，不像在看一個人。」

阿爾克邁翁抬頭，沒有退後。「我在看一個系統。」

米羅微微挑眉，像是聽見一個新詞。

他伸出手，單掌按在阿爾克邁翁肩上，力道精準——不是威嚇，而是測試。年輕人的身體本能地緊繃，卻沒有失衡。

「你的系統，」米羅說，「若遇上真正的對手，能撐多久？」

阿爾克邁翁沒有甩開那隻手，只是平靜回應：「足夠讓我知道，哪裡出了問題。」

這句話讓米羅笑了。那不是輕蔑，而是一種老練的認可。他收回手，轉身抓起一塊沉重的石鎚，單臂舉起，肌肉如地層般層層收縮。

「世界不等你修正，」他說，「它先壓下來。」

阿爾克邁翁看著那條手臂，心中卻浮現另一幅畫面——血管的走向、骨骼的承壓角度、若某一處失衡，會先崩潰的是哪裡。

「正因如此，」他低聲道，「才需要有人記住，它為何會崩。」

米羅停下動作，回頭看他。

那一刻，兩人之間沒有勝負，也沒有敵意。

只有一個已被世界證明的力量，與一個正準備證明世界可以被理解的頭腦。

遠處，畢達哥拉斯靜靜地看著這一幕。

他沒有介入，因為他知道，教團真正的重量，正是在這樣的張力中，開始成形。

後記：

這時候米羅大約 40 歲而阿爾克邁翁 20 歲出頭，在醫學方面略有研究，對於白雪是出於自然的愛慕，這一點 畢達哥拉斯可以理解與接受。